

第十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禁煙考

癸酉年六月中報館刊

記烟禁原委

金坡履史篋存稿

鴉片不產於英之本國其地爲孟邁孟加囉即南印度距中華最近乃英所佔之埠頭耳始於乾隆中葉以後粵東有之亦只能工恃以止眠便守羅針而已嘉慶初漸熾官場上下皆吸食道光一二十年中乃極盛英商即用爲進口貨之大宗以之易絲茶往往浮於內貨之價故紋銀出洋歲以千萬計銀價日昂在丙戌丁亥時每兩尚不過千文有餘至辛卯壬辰則一千七八百厥後則竟及二千國家地丁鹽課關稅無一不用銀因之事事掣肘官民交困當康熙勞於上司農仰屋於下各督撫亦無不蒿目拮据有不可終日之勢其時黃樹齋有聲諫垣與許玉叔金亞伯湯海秋爲一時讜論之歸居常扼腕議天下事而公車在京如臧牧庵江龍門潘四農吳子序張亨甫孔宥涵羽翼其間日事討論戊戌年有請禁吸食洋烟一疏以一年六月爲限滿則加以大辟實江之創稿而黃以鴻臚寺卿上陳者也宣宗意大動趣各督撫議兩江陶文毅則主於酌加舊律而不必繩以峻法兩廣鄧制軍則主限滿刺配以辱之兩湖林文忠則主於限內多方誡導以已驗方藥勸令速戒言人人殊未盡一上意惡之甚卒以鴻臚原議飭刑部定科條頒行天下各臺史皆月具一摺報烟犯之多寡以寓殿最期盡革乃止林文忠於同列中最得上眷歎歷臺政賓事事認真名其幕友山陰堵姓者揣時尚於例報烟犯附片中特危其詞曰此法不嚴則數十年後無可用之兵無可籌之餉云云文忠亦無意竊改之即以此入奏宣宗覽之殊圈贊賞特召文忠入朝決大計道出直隸

與直督琦遇諸並琦舊任兩江林爲臬司曾保薦爲受知故吏後時望出其上意不善之乃囑其無起邊釁論固正而意則私也文忠漫應之抵京 召見十九次賞紫禁城騎馬子汝舟亦留翰林領動一時旋奉 命以欽差大臣赴粵查辦事件沿海本師一體聽其節制國朝鮮文臣司兵權漢人尤罕國初以來惟張廣泗劉於義二人乾隆至道光百年無此典文忠破格得之雖樞相亦爲之動色朝罷彼此所論率不合中外交構有識者已爲文忠危而 上意方殷勢不能已抵粵後深知洋烟貿禁之弊始於道光七八年李鹿萍爲督設巡船以劣弁統之實則以厚規庇護反以增其縱歷任因仍未革乃首懲之以法簡卒伍核軍實遍諮內外海形勢馳檄英國王宣揚 朝廷意旨禁後來之船夾帶烟土文忠素以幹濟負重名華洋咸悚惟慮空言斷絕之不足取信於遠邇也乃証以繳土之實初奏猶請悉解京師繼乃奉旨就粵地銷燬時洋酋義律惱於困洋館斷接濟不敢大支吾而洋行總商伍姓及廣府余皆擅心計知文忠意不能回而使節不久駐莫粉飾了事以竟其役乃陰與義律闢說以二萬箱照數呈繳而分年分貨酌償其值義律亦無可如何而曲允之文忠性警敏未必不覩其微也奏入深愜 上旨樞相則深曉之乃造膝密言粵事非林某勿竟謂文忠爲粵督而洋商廣府之計阻卽文忠亦處騎虎知此景之勿能竟也乃賜洋閥覓洋書訪奇材劍客製火器修砲臺俗火攻船隻決計用兵勒洋酋出具切結載明此後如再夾帶鴉片者人卽正法貨卽入官八字洋船之載土者尚在澳門老萬山外距省數百里有各路私船分載入口卽粵東一地嚴

禁者始不可分至閩滿暨粵省南澳潮惠等處亦防不勝防故洋酋於貨卽入官一事不爲動惟洋法無誅死之刑堅不諾人卽正法四字相持數月莫決文忠乃內外戒嚴屢出奇計以黑夜乘潮火攻其兵船三次皆挫之洋酋大駭求計於本國取進止英王集衆大議我朝自龍興以來兵威殊俗乾隆之平準平回大小金川安南緬甸諸役尤爲外洋所稱道故英人舉國初皆不敢主戰以不知中土之實在虛寔也有絲商某獨擁厚資實以販烟獲利違衆論決與師雪恥集資千萬調兵輪船數十隻洋俗用兵先籌餉故商人得預其政然尙以畏文忠故不敢遞犯粵中也乃於十九年七月乘虛先陷浙江之定海其地舊名舟山國初荷蘭人曾駐之乾隆中英人屢請比照澳門例爲屯貨所 廷諭未允者八月卽至天津投書直督憩冤抑琦公本惡文忠所爲又文忠初至粵不久先調任兩江總奉 言諭江浙漕務文忠以所議四條上諭末及北直屯田水利以爲培本源中之本源琦督以其越俎代謀尤積憾及洋貴起上意微溫粵寧之不善樞中以顏色告琦遂力陳羈縻之說以琦持使節往粵接辦而文忠叢載交琦差遣琦到粵後悉反林之所爲盡撤藩籬與之更始獨乘小舟出洋與洋酋議款償以兵糧二百萬洋人乘隙以香港爲籌琦亦諾之其設施純為固寵忌功計然彼時消弭急劇甚正 朝廷無以奪乃調各省兵二萬名以奕山爲靖逆將軍起宿將果勇侯楊芳爲參贊罪致討逮琦入都治罪撫局爲之大變而粵省內外扼塞處自林去任後洋人已盡知底

裏又數月弛備人心皆涣洋兵驟攻虎門提督關天培死之破各炮臺直抵省河粵地大震邇
楊侯以川兵至勢稍定奕山繼入粵初猶互拒戰迨次年二月洋船環集我兵勢不支廣府余
乃堅白旗乞和允以兵費六百萬搜括各庫與之兵始退先是江督伊里布奉旨為欽差
大臣赴浙按兵日久至是乃由粵議還定海而以所獲洋價安突德卑之蘇撫裕謙者班第之
曾孫慨慷任事以伊督之議和為非屢攻其短時台灣道姚鑒以失風洋船報捷閩督額亦銳
意主剿廷議又搖乃以裕代伊督浙師議防務獲洋兵戮之剥皮為馬韁違撫職粵中洋會
復大怒遂於是年秋先陷廈門再陷定海寧波諭謙殉於水東南復震動乃命奕經為揚威將
軍統大兵入浙自冬及春經營數月陰縱間諜白計並施期一鼓而復三城乃為詳箚所給未
戰先潰倉皇奔杭州遂不復振尋破上海城輪船直至松江城外六月遂由上江招鎮江向金
陵江督牛鑑及耆英伊里布請上速奪大計仍議款償兵費二千一百萬以粵之六百萬
抵八餘則分年給與而香港廈門寧波上海皆設口岸為通市前後擾攘四年其局乃定而吸
烟之禁亦具文矣

續錄孝惠張皇后外傳

及惠帝崩張敖卒太后乃封張偃為魯王后諫不聽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入宿
衛每謂張偃異姓不得封王且曰張敖於漢並無大功不過生一豔女而其子偃乃得封王披
我齊地他日當先鋤之耳及是遂廢偃東牟侯率兵入宮捕呂祿女之為少帝后者祿女匿孝
惠皇后所軍士拽出送於市斬之軍士並欲逼后下殿或以矛撥后裙對侍女出嫚語后乃坐
內殿召東牟侯謂之曰汝吾之猶子也安得縱軍士無禮若此東牟侯對曰汝配孝惠皇帝未
能生子今聞大臣議當廢汝以汝黨於呂氏也后歎曰嗟乎外間不諒余心若是乎東牟侯曰
事已至此復何言乃揮軍士使退大臣相與陰謀曰孝惠皇后不知果黨呂氏否然葉已圍之
不可再令得志設如呂太后所為吾輩無噍類矣不如援古者無子則出之義使之大歸張氏
或曰縛虎當逐使入柙不如遷之北宮嚴兵守衛然後大事可徐圖也乃使有司徙后北宮有
司或聞大臣將迎立齊王齊王於張氏有割地之怨謂后必不得良死督促嚴急僅許侍女四
人隨行一人捧槃水加劍與五色組隨其後以牛車三乘無帷蓋送后入北宮后所有諸珍寶
服玩金幣大半被褫得攜去者什二三而已后方乘牛車出宮過各宮門以素巾掩面而泣宮
人宦者咸竊見后半面或僅見其背皆驚訝曰此何人殆天仙也既詢知為孝惠皇后相與歎
息泣下后既至北宮少帝猶遣人問安然有司承大臣風旨防守甚嚴既乃置后一室中扃鐍
深固幽闇不見天日侍女兩人在室內兩人在室外穴牆以通使令飲食糞溺皆從一穴出入

侍女有咎后者曰昔太后以大權相付而后不取致有今日豈非自取之辱邪后曰非也我之才豈能制諸呂與大臣者今我雖受辱而劉氏安矣吾何悶焉后有明月珠徑四寸光照一室自幼佩之后母魯元公主之物也至是乃照以讀書焉后既被幽大臣復陰謀曰孝惠皇帝呂氏出也其諸子他日長大恐修舊鄰昔張皇后取後宮美人之子名爲己子近者太后取呂氏太子名爲孝惠幼子其真皇子三人可因此并誣爲他姓子天下必信之所謂去草當芟其根也乃遣使迎代王後九月乙酉晦代王至長安卽位東牟侯等載少帝出宮其夜有司分部誅減少帝及諸王於邸大臣合辭同奏請廢孝惠皇后張氏或議送后入織室織室者妃嬪宮人有罪則貶入焉專織帝后祭服者也帝曰孝惠皇后朕嫂也嘗爲母后朕以卑廢尊於名不順且朕聞后甚著淑德必不黨於呂氏其令有司仍以后禮供養羣臣乃召有司告之曰帝以名分之故不廢孝惠皇后然汝輩防守宜嚴倘有疎虞罪不汝赦有司移后於北宮正殿仍鍵其室而穴牆通使令如前法給事者有侍女二十人宦者十人衣服飲膳皆用后禮以時供給室中雖幽閨不見天日然掃除精潔四壁猶塗以椒其下藉以檀木后每行其上則外聞縗響楚然文帝元年封后弟姁偃爲南宮侯以慰后心給北宮黃金千斤錢十萬有司侵減太半宮正復盡隱之居久之漢遺宦者中行說送宗室女入匈奴說因降之大爲漢患宗室女在少帝時嘗朝中宮全是每侍單于宴必述漢宮張皇后以角酒說初以善畫得幸於惠帝惠帝使繪張皇后之容數幅精妙絕倫旣而給事北宮每憐張皇后之被幽心甚不平至是繩后美以語單

手且繪三圖以獻曰上苑從獵圖曰惠帝觀浴圖曰北宮幽怨圖單于朝夕玩之愛不忍釋嘗懸其圖於寢帳謂說曰如此佳人而不護惜非人情也吾當援救張敖之女俾獲復觀天日乃爲嫚書遺漢曰昔孝惠皇帝與聖子爲兄弟交誼至厚也今聞陛下卽位其子皆已被誅又聞張敖之女名嬫者前爲孝惠皇后窮窪幽閒溫柔賢淑容德甲於漢宮幽閉不見天日已十餘年陛下何不送入匈奴單于願專以國母之禮昔后母魯元公主高皇帝曾以見許旣而爽約今公主之女旣爲孝惠皇后單于豈敢有所侵犯然旣與漢爲兄弟願奉迎供養以報惠帝之德其語皆中行說所教也漢得書不答其後值薄太后六十歲生日文帝親自捧觴上壽詔后妃公主及宗婦命嬫皆行朝賀禮羣臣有希帝旨者私議以爲孝惠皇后雖幽在北宮亦宜使行禮長樂少府不請於帝徑自移牒北宮召孝惠皇后后辭不肯出曰吾在中宮時彼不過藩王之母吾何朝焉然后已不能自主左右以爲帝命不可違強掖以出后愠甚不修容飾屏去簪珥并禮服禮冠皆不御左右強抱登輿須臾至長樂宮左右扶后憊然就諸貴人之列太后見后容貌大驚詭知爲孝惠皇后悚然起立亟搖手止后勿行禮命宦者送后先歸且責羣臣之倡文帝左右復強扶后往朝帝見諸婦中忽有一人淡粧靚飾者怪之帝於后幼時常以擗舅禮見沈思久之始識爲孝惠皇后瞿然趨下揖止后勿行禮命宦者送后先歸且責羣臣之倡議令后出朝者后歸涕泣不食者數日后每歲逢惠帝忌日使告宮正以鑰啓戶一出祭拜拜畢復入后居幽室中旣久宦官宮人稍稍不遜不肯稱爲皇后但稱張貴人或譖斥之曰張氏

文后欽泣忍之文帝有寵姬慎夫人色冠後宮其居與北宮相近有紫閣複道相連暮后之美
欲與之競焉一日夫人盛飾以出率宮人十數驟至北宮矯帝命召官止以鑰啟后室使數人
強拔后出慎夫人望見歎曰夫人也吾自覺短小而粗陋矣乃與宮人圖而觀之評眉論目刺
刺不休宮人有欲以手探后胸者后紙攔而止慎夫人問曰皇后年幾何皇后不答夫人曰皇
后額前髮已微有禿者得無憂乎然不覺爲老態轉覺姝妍耳后又不答夫人曰皇后在幽室
中帝初不知吾當言於帝使后得出幽室之中可乎后終神色悄然默不一言乃復還后入幽
室中仍鍵其戶而去后謂左右曰孝惠皇帝棄我早崩獨留我零落於世今且受侮於嬖妾天
又不使我速死何天待我之酷邪因泣下霑襟初惠帝後宮美人不下千餘皆居北宮至文帝
十二年距惠帝之崩已二十年矣帝憫其怨曠也正月遣鄧通與宦者趙談至北宮閱美人出
之皆令得嫁談聞至正殿忽聞有喚召宮人者其韻清揚而遠聞談驚曰此大貴人聲也躋之
見一室有穴以通外內內闈人語召宮正取其戶而燭之有五美人在內冠服皆已敝垢其中
一人端莊豔逸迥出塵表談驚曰此何人古之西子不能逮也宮正附耳語曰此即張敖之女
故孝惠皇后也其四人則宮女給役使者也是時后年三十四而體益豐整修頤靜養已久而
光艷煥發見者皆郤步目眩神凝談退而詢之乃知后自被幽後其服膳雖用后禮漸爲有司
所使減以至衫履皆敝所攜有七寶粧鏡一具價值萬金惠帝立后時聘禮也以室中幽閨無
所用之故櫛盥不時至於蓬首垢面談惻然憫之使毋復鍵閉乃與鄧通合辭奏於文帝曰陛下

下德如天地無不暢載須者臣等奉命至北宮見孝惠皇后幽置一室衣服淡陋諸呂之難
孝惠皇后處嫌疑之地大臣深惟大計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相與定謀幽后北宮然后實盛德
無瑕十餘年來未見昭雪夫以惠帝後宮美人猶蒙矜恤况后曾伉儷惠帝母儀大下今子然
一身窮嫠無告伏願陛下篤親親之恩赦小過從大體釋后幽囚以后禮養之北宮以慰孝惠
皇帝在天之靈帝聞奏大驚曰朕嚮者初卽位卽命以后禮供養孝惠皇后有司胡不奉行而
悖戾若是無怪貽笑匈奴也然忽畧之咎朕亦難辭矣卽日命竇皇后駕臨北宮慰問孝惠皇
后竇皇后者名猗房惠帝時以良家女選入宮侍呂太后既而太后使侍張皇后后每呼之曰
猗房召令按摩肢體將入浴室則又召之曰猗房爲我濯背然以其年與己相若待之有恩禮
教之讀黃老諸書閱數月太后選出以賜代王以惠帝七年生一子卽景帝也文帝卽位立爲
皇后竇后至北宮宮正使人趣張皇后擲簪跪迎后兀坐不動曰吾雖失勢甯死不肯屈膝於
故婢語未畢而竇后已入見后先拜后答拜竇后撫存慰唁款語殷勤解所御新袍以贈后歸
奏文帝帝乃案誅前後宮正三人申命有司以后禮供養并勅南宮侯張偃凡張氏婦女許出
入北宮與后相見竇后侍女見張皇后而退皆掉舌流涎竊相謂曰吾家皇后貌非不絕美然
其溫潤吾輩得一日爲其侍女死不恨矣后在北宮以文史自娛每當葉落空階日長晝靜北
宮闌寂無人聲后與諸侍女閉闈垂簾焚香默坐凝塵滿室澹如也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

閼殺北地都尉孫邛單于召中行說指所獻圖謂之曰汝譽張敖之女不容口令人神往然吾聞敖女年近四十得毋頭已童乎齒已豁乎說對曰未也臣往時所見僅如二十許人今雖已閱數年然計張皇后年齒不過三十六耳單于曰汝盍爲我言張嫣之美對曰張皇后端莊中有雅致妍麗中無俗韻其神態之妙尤在兩眉與秋波及兩旁口輔有不可以言語傳者其爲體也春宜鼓琴宜澆花宜手自藝蘭宜晨起梳洗宜倚案讀書宜攀簾而出珊瑚來前夏宜圍棊宜揮團扇宜披葛納涼宜竹下小立宜憑樓眺望宜臨荷沼回映水中秋宜對月宜折桂宜賞菊宜以承露盤盥手宜七夕望牽牛宜倚紅窗課宮人刺繡冬宜玩雪宜折梅宜圍爐宜焚香靜坐宜翦燭揮淚追念安陵單于額手對圖長跽曰嫣乎嫣乎果若是妙乎吾此行必取汝以來但恐中國美人不善騎我當別製安車以載汝也說對曰張皇后秉性貞潔恪守禮法臣竊慮其不從耳單于乃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將徑襲長安漢遣三將軍禦之匈奴乃退於是漢聞中行說之誘單于或有言於文帝者曰孝惠皇帝已絕嗣無後張氏女色冠中外乃尤物也陛下何不除之以杜後患帝怒曰孝惠皇后嘗爲天下母汝輩安得爲是言人心之薄一至此乎且匈奴入寇自由中行說等所教孝惠皇后不知外事何罪之有乃斥言者后聞之黯然引鏡自傷涕泣不食欲自殺或勸慰之曰貌之美惡由天所賦美者何負於天下皇后自省無慚足矣彼犬羊之族自欲入寇不過借以爲名耳惡足介意乎寬譬百端后乃復食文帝後元年春三月后薨於北宮年三十九號稱四十一小歛時一老宮婢爲后沐浴更衣

出語人曰張皇后乃眞處女也文帝詔羣臣議喪禮羣臣猶以呂太后之故遷怒於后且以前日之幽后也欲自文其失乃援經義以進曰昔魯昭公娶同姓爲夫人春秋書之曰孟子卒不成之爲夫人也今孝惠皇后以甥配舅亦宜不成其皇后之禮帝乃命半用后禮雜用妃嬪之儀去其珠翠玉匣送葬時仍用黃屋左纛輶轎車葬后於安陵其木主亦稱孝惠皇后而不祔廟與惠帝諸美人木主並藏寢園羣臣亦不制服漢制皇帝卽位之明年有司請營帝陵并爲皇后營兆域惠帝二年營安陵皇后塋域與帝陵對峙至是時木已盈拱以不用合葬之禮乃復去故塋數百步略如諸美人從葬之制亦不起墳漢書文帝紀書曰後元年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不書葬不成喪也不書日以不發喪官失其日也不曰崩而曰薨以未用后禮也厥後百五十餘年赤眉入長安發掘漢諸陵凡用玉匣者尸皆不壞面如生賊乃汙呂后尸后妃長安令夢惠帝召謂之曰昔者廷臣欺我無端貶我張皇后不與我合葬后年雖已長然既不能侍我於生前又使隔我於死後我極憐之今平地某所有一棺汝可遷葬我塋中不必奏聞忠廷臣拘牽文義復多沮格也長安令如其言果得一朱棺按其碣知爲孝惠皇后遷葬惠帝塋中共一墳云魏黃初間有農家婦夢一美婦人謂之曰我前漢孝惠皇后也此間樹甚多何不采以飼蠶我當助汝試從其言果大獲利於是關中競以榆葉飼蠶祀孝惠皇后爲蠶神或又祀爲花神多爲立廟

汪舟次編修跋云此文原是小說家言漢唐叢書原本已闕撰人姓名玩其敘意大抵東

晉時人所作其記漢初宮闈之事纖悉畢具余初疑其從何得之以爲未必實也及熟玩數四體會當時情事頗覺與正史相脗合而漢代制度亦時時散見於文中尤可補史家之闕使唐以後人爲之必不能攷證精博若是姑存之以俟後之能辨之者

直隸史香浦孝廉評曰飛燕外傳詞豔矣而無此雅馴太眞外傳情深矣而無此莊重大抵文皆如其人也文上半篇摹寫后初立之時典禮隆備何等烜赫下半篇摹寫后幽居比宮景象何等蕭條兩兩相形而益覺難堪矣然處處寫后之難堪實處處爲抱不平而當時人情之向背視勢利爲轉移亦皆歷歷如繪炎涼世態從古如斯文起伏呼應提掇收束無一字一句不着精神故長而不覺其冗小說家言有此可云千古絕作

吳門萬卷樓主人錄稿

晴夕閒談 第十七節 篤親情殷勤問疾 任狠心拒絕借錢

這朱西氏房深邃樓閣爽垲飲食伏伺他都周到只是有第一樓的第二樓的分別好比在上等客房下等客房哩愛格起初住的是第一樓後來嫌他澆衆太費意欲搬一箇小小寓所又只爲這好侍婢却是件熟的向來又是最疼希尼的愛格的心事他都曉得暇時倒常來談談從頭起根發腳的事體後來收梢結果的緣由心裏就看賣捨他不下看官你道這侍婢是專們伏伺愛格的麼非也這侍婢是寓中用的要承值好幾處房間的飯食湯水各種事務呢不過他與愛格覺得親熱些便了轉輾無法遂從第一樓搬到第二樓澆裏一切也覺得輕鬆了些醫生來赴診時見他這樣消苦省儉只道他是孤苦的人費用一定不敷了遂勸他告窮于富戚豪親庶得資助可以調養調養愛格只是不顧終日奄奄的看看侍婢罷到了這一日病勢忽然大變醫士來診過了脉繩着眉搖着頭勉強揀了幾味藥令侍婢與他沖服這邊服過了藥倒也無事倒得次日病勢更劇竟有點神識昏迷的光景侍婢一見十分着急忙奔到就近白金小醫生處請他即來診視防恐路遠的醫生來救不及哩却說阿大隨着這醫生進了客館到了愛格房中只見窗戶閉着房中黑洞洞的侍婢看見醫來就點了一枝白蠟燭放在床邊桌上阿大看見器具敝陋牀褥樸素猛想到當初先叔非利在日何等鋪陳何等供給不覺又是悔又是憐悔是爲富貴境界轉眼成空心裡就冷了大半截擣是爲病到這樣田地一無親人看覲心裡就老大不忍起初呢默默不語等到白金看診畢回家去熬藥之後就

走近床頭只見愛格骨瘦如柴皮枯若紙就是眼眶也是半合半開迷迷糊糊的阿大伏在床頭就近耳朵邊輕輕叫道小姪阿大在這裡呢愛格張着口不作一聲眼睛雖巴巴望着竟像是認不清看不出的樣子阿大流淚掙扎急呼道天哪天哪病勢竟到這種光景嗎我起初只是安居親戚家中膝下又有愛子自必豐衣足食奉養服勞的就是父親告訴我也是這般說法那曉得竟如此受苦呢無奈病人又昏迷不醒要問問他的來踪去跡如何借寓如何得病處竟不能彀阿大本是箇有本心的孩子心中着實替他痛惜只得百端撫慰愛格總還你說不出話來等到阿大問起康吉希尼兄弟的名字方纔覺得略醒人事掙扎着要起來看官你想愛格病久元虛之人如何掙得起只好用勁把頭仰起畧睜一眼喘噓噓的說道子性究不類父我已是將死之人了你就肯施恤于我已經遲了我放不下的是這兩箇孩子年幼家貧又早早的孤露實屬可憐爾父所做之事依例無罪講到大義上就很不該你今肯照顧我的娘子麼阿大屈膝跪在床下立誓道上天鑒此我終身總必照應呢愛格畧覺歡喜這身子就漸漸鬆了起來用左手拄着枕將頭靠在牀欄杆上命阿大坐在牀沿一邊把兩個兒子的機事再三叮囑一邊就指天畫地一一應承到傍晚時候大醫士來過診見愛格斜倚一少年的胸膛悶悶小語且兩眼汪汪只是望着他的面孔大醫已見過白金曉得他有富戚已來遂暗暗歎道可惜來遲了那曉得愛格見了阿大將心事和盤託出這個心就放了下去依舊糊塗起來況日這回的掙起正是回光返照竟是不中用的了這大夫看到愛格病勢

十分不妙早已于昨日暗暗修成一封書信託人寄到白拉書舖內與他兒子康吉告訴他母親病症沈重真是病入膏肓勢難久活若得親人在旁撫慰調養或可多延時日吾窺你母之情大似缺于日用吾詰以有無戚屬可靠伊又不肯顯言爾有母子恩情可即求助得銀并親自歸來侍奉至要至要却說康吉在白拉書舖內過了月餘把從前縱心任性的行為都已改過傭役勤謹但是他的赴功趨事正是力在心亡他的心常在家中所以終日愁煩從不曾展眉喜笑每七日得母親郵書書到時面色轉白如有隱憂到得拆封念畢心始稍放講到愛格的信上凡有自己憂愁的話一概不提故用暢快的筆墨勸兒不必惦記不用煩惱家門現雖大落後日可以振興又勉勵他叫他勤謹將來成家立業重復圓滿難道不好嗎康吉看了這樣話益發沈毅起來但曉得赴功趨事便了白拉雖喜歡他勤謹亦要嫌他太冷太板白拉的娘子就十分憎厭因他不肯騙孩子們頑要又不與衆人談笑看他面孔上毫無和顏悅色又像可怕又像可惡的就是那畢明先生位居賬桌要想康吉服屬與他低聲下氣那知道康吉的性情是剛猛直率一路的畢明看見他總是瞪目皺眉凜如冰雪也就十分不耐煩了幫與白拉評論康吉的爲人又道倘或夜深人靜獨身遇着他勢必膽戰心虛的白拉娘子聽見畢明這般說就隨聲附和起來由是大家打成一片專想齷齪康吉了忽一日遣康吉到附近大家帮理編輯存書目錄因其中多有秘籍異書只康吉是曾經誦習過的所以特差他去至晚歸舖適白拉夫婦正在聚頭附耳絮叨叨的談着康吉娘子道這厥物實在可惡我心裏着實

不耐煩他斷不可與立長約你看查旦的徒弟剃刀乃東頸項不是這類莽夫做得事嗎白拉止在荷囊內掏出鼻烟一撮聽了這話不及喫煙隨叱道這是什麼話呢我年輕時亦嚴肅寡言大凡心計深的都是這樣就是那納坡倫難道是輕佻好議論喜頑笑的嗎娘子又道你看他這等刻澀就是鞋履都隨他頭穿底爛再不肯支銀去買的白拉道人要衣衫這都是世俗之見總之人豈可貌相的嗎正說話間却好康吉進門白拉問道目錄怎樣了數日內可完工得嗎康吉未及回答那娘子就取起一封信封擲與康吉道這是午前送來的你去看罷康吉接到手中將封皮細細一看暗道奇怪怎麼不是母親筆迹呢連忙拆開看是醫生口氣就知母親病重遂一句句看下去竟是十分危險性命呼吸了不覺又痛又急大號一聲即奔到白拉身旁直着胡囁叫道先生先生家母病危貧無藥食銀子求先生借我十金五金終身犬馬之報先生不可回却喚白拉娘子目視他家主道何如你聽聽他的口氣查旦徒弟之說我倒謬妄嗎無銀就要命哩康吉只顧叉着手瞪着眼自己把帽子掀落向白拉道我的話你莫非不聽得嗎白拉一時沒了主意只是呆呆的康吉又道你到底聽得不聽得呢難道是沒有人心的嗎我母已瀕死哩還不肯相顧麼我趕着要回去空手不能去定見要向你借點銀子的原來白拉素性本是仁寔不過也有點躁急今聽此徒弟出言不遜不覺憤怒之氣罩去了哀矜的念頭厲聲道這是徒弟國東主的口氣嗎反了反了康吉道母病垂危又無飲食這還有擇言的工夫麼白拉叱道就是餓死也不打什麼緊要回身對渾家道當初磨敵會為愛格

籌度餉口之計這事不有書可據嗎娘子道有是有的一但依我說自家顧着妻子罷哩還顧別人的孤兒寡婦嗎這倒是從井救人哩回頭對着康吉道你別性急只是惡狠狠的望着我怎的康吉着急道白拉先生你究竟肯借不肯借呀倘或不能多將就是五金也好白拉憤憤的道虧你在這裏多久我的性格都沒有知道嗎你既出言不遜我銀就萬萬不借哩你且把窓櫺關好店門閉上安心再過數天緩緩的着發你家去可笑這小孩子准他回去不准尚不可知就這樣急得要借錢況且母死之事有何憑據保不住還是託詞呢娘子聽了這話點點頭說是不錯呀隨勸他丈夫道這孩子力猛如虎你寧可走開些哩說罷他娘子先走出店門白拉怒氣未消正要跟着他娘子出去康吉揭白了臉趕上前用手攔住道不管有銀沒銀我就此回去哩但是一說你有銀借給我我為你祝福你沒得銀借給我我就詛咒你禍降災臨可轉灣卻不然稍為忍耐這口惡氣也不至決裂到十分無奈康吉是從小習慣的性格白拉雖是裏主一向並不知敬畏的如今母親將死白拉竟毫無人心這般的惺吝作難說的話並沒得一句關切的不覺又急又苦又恨又怨氣沖沖抱住白拉身體用力搖撼復又很命叫道你這不講情理的老東西要我五年作奴再五年帮出血力也算休戚相關的了及我母垂死這般哀求苦告竟不肯發一點慈悲心腸連饅頭餅乾都不給一个與我母充饑虧你有此狠心白拉此時又是氣又是怕使勁的將他兩手摔脫大叱一聲咄我叫你這孩子後悔不迭

哩噫小徒這等行為世界上真真反了一面說一面疾趨出門把門扇關上碌碌一聲跟蹤着去了這裏康吉獨立店中痛怒交作真是肝腸碎斷畧定了一定就抓起拋去的帽子來望頭上一丟管他戴好不戴好那帽子就蓋着眉毛的轉身將要出門只見帳桌旁邊置有保險櫃一架未經開鎖遂動了一動念頭忽然間主意拿不定了自然而然的用手伸進櫃去摸一番取得碎銀盈掬拿將出來對着燈光一看見是一塊塊雪花紋銀一時心花怒開不覺哈哈大笑起來這笑的聲音妖異自己觸耳聽得不像向來的笑法一時間面孔蒸蒸的手戰戰的毛髮皆洒淅上指忽覺得自己提醒自己一般恍然大悟道這是盜鬼誘我哩我不爲我不爲今日之事雖則爲着母親豈可落這個名聲致爲終身之玷麼遂將銀子用力摔脫地上一徑出門狂奔不管路上高八底巴不得一刻工夫跑到家中見着親娘方纔放心理看官這時天已斷黑人家早已掌上燈火用過晚餐了康吉只知記挂母親不知病勢究竟若何就一口氣的奔去不覺得楞腹忍饑繭足忍痛真是淋漓血性的孝子說到愛格那邊這時候差不多正在要絕氣了康吉一邊亂跑一邊心裏亂跳忙忙的趕到母親寓宅已交十點半鐘時候了奔上樓頭四面靜悄悄地僅牕一盞孤燈捨到愛格牀邊連叫親娘不聞答應定睛一看只見直僵僵躺在上面用手望臉上一摸真是透骨的冰冷阿呀一聲胡龍口早已哽住了半晌轉不過氣來停了好一會方纔嗚嗚咽咽痛哭起來這是最哀痛的事情何況康吉此刻心裏猶如萬箭攢射一般在我也寫不出他一個怎樣光景呀後事如何下回續談

昕夕閒談

第十八節

伴慘屍義姪知大體

驚禍事惡叔悔初心

却說阿大見天將昏黑又不忍遽捨了愛格又恐怕他父母盼望遂艸草的取出鉛筆揮了幾句命馬夫先拿回去看官這馬夫就是那跟出來的那時阿大隨着白金醫生到此馬夫也就奉了馬跟來的羅巴到天晚回家不見阿大方知是出去看馬未回正在惦記只見這馬夫匆促跑回手中拿着一張字帖他渾家就搶上前接過來一看只見上面寫的甚是潦草說道請兩大人勿待我晚餐適過一事甚屬可憐俟稍爲部著即行歸家面述可也娘子閱畢大爲詫異即將書遞與羅巴羅巴接來一看不慌不忙命喊那馬夫過來問道小相現在那里馬夫便把日間碰傷老翁等事一一說了現在係隨醫生去的不知爲着何事只是不肯出來命小人先送這字帖來羅巴聽罷到也畧覺放心過了好一會工夫更漏起來看看時表已交到十點鐘辰光他渾家急得抓耳搔腮連聲道爲什麼還不來呢羅巴也忍耐不住遂叫套車命那馬夫引路去找尋他渾家說要同去羅巴止住道這孽障不知幹得甚事又不知道是箇什麼所在倘或是留戀妓館倒反不便他渾家也就罷了一面馬夫把車套好這車上珠幕玻璃窗錦茵繡毯十分的華麗車門兩邊設着兩盞玻璃小方燈羅巴出來上了車馬夫加上兩鞭那雙馬如飛的去了羅巴兀坐車中猜擬嬌兒果是甚事左思右想不覺矇眬睡去頓覺驚醒車已停住了這時候已經夜靜這裏一門尚未緊閉窗內映出燈光甚是岑寂羅巴正在躊躇算計怎樣進去只見暗中一箇人影從門縫中鑿將出來定睛一看不是別人正是阿大阿大急要

出街不提防他父親在此羅巴就走上前用手把他的背脊一指叫道阿呀這是什麼時候什麼所在爾還在這裡閒蕩麼阿大抬頭見是父親不覺憂愁交形停了一會冷笑着道父親呀你知道是什麼所在且同孩兒去看看罷說畢便往門內走進了中堂轉而扶梯阿大一徑登樓羅巴是詫異又是疑懼只是低着頭跟了阿大直闖到得第二進樓上只見房內微微映光昏暗中見有兩婦人的影踪原來一箇就是女婢最與愛格親熱的現在跪坐哭泣這一箇新雇養姆正在瞌鏡要想整整衣暫睡片刻哩見二人進門隨即上前將房門關好羅巴問道到底是什麼所在哩阿大總不回答拉着父王至隔扇裡邊牀側道你且來看羅巴映着火細細的一看驚道阿呀這不是先兄的嬖女嗎於什麼這屍在這裡呢看官這時候愛格已經氣絕了阿大道可不是麼可不見康吉希尼兩兄弟的母親麼遠離二子孀居寓樓又沒人照顧撫卹他以憂愁成病這般慘死父心裏過得去嗎羅巴目視愛格的屍身耳聽阿大的說話心裏不覺自悔自咎兩手掩着面一聲不發阿大又作酸音道嘻骨肉至親喪其遺產而棄其遺囑致令孤兒流轉嫠婦零這都歸罪着誰呢如今對他垂泣已經遲了但是孩子今日已發大誓將來必優待遺孤父必助我無負這個念頭呢羅巴哽咽道不知不阿大不等說出甚話緊接着嘴道不知呢父親還是不知哩然事已如此不可再硬心腸死者在這裏呢求爾顧卹其子嘵吾事已畢請父留伴死者能看管你道阿大是什麼意思呢原來他父親行爲阿大本不十分佩服況經這番悔悟憂恤竟與羅巴意見水火誠然爭執起來倒

不像樣所以急急走出甫跨門忽見一少年直撞進來面色雪白帶着驚惶的形狀這正是康吉回來阿大心急不顧徑趕在家裏去了却說羅巴獨坐房內不見阿大影響舉目一視但見死屍挺臥床頭目張口啞不覺心膽俱碎急站起來連喊阿大寂無人應格外慌了手脚渾身打起戰來了隨又坐落椅上閉着眼睛雙手掩着面孔默誦餓經一章倒覺矇矇磕睡猛聽得床側有呻吟哽咽的聲音心裏嚇得忒忒道奇怪怎麼死者會自聲首呢急又站起看見牀側有人定睛緊望羅巴那眼光射着燈光閃閃的猶如電火一般煞是可怕因爲臺上蠟燭却照映他的面孔看得清清楚楚正是康吉不過憔悴得不像樣了一面孔是憂憤怨恨之氣一邊用手拭着淚一邊又努目對着怯怯的阿叔道吾母死了是死在你面前麼我想這個死或係憂鬱或係窮餓是你坑害的人被你坑死了你反在這裏看冷破麼羅巴連忙應道不是呢我非有意來看冷破實因尋別人走到這裏的康吉道呵原來你並非爲撫恤死者特意來的我倒錯看重你了我說狠心狗肺的人那裏就會懂得情禮呢說到這裏那外房養姆聽見說話低聲問道可是喊我麼羅巴正在發急的緊巴不得有個人來陪陪壯膽忙道是阿你快來罷康吉飛至門邊目視養姆你是外人不必進來死母有兒子陪着哩舉手推媯叱道去去遂把房門關緊轉身望着死母只是心酸聽得鍾聲兩響悽地跪下握着母手泣道母親且一笑難道人一去世就不曉得疼爾愛子麼羅巴在傍聽得這種說話看得這種情形實在有些不忍遂慨然道吾姪吾實不料事竟至此吾先欲資助銀錢不肯受若知爾母急需

我豈康吉不等說完憤道吾母乃先父之正室當先父在日卽洩已血糜已肉以給母飲食亦甘心情願的如今遺產爲你奪去反說風涼話到像施濟乞匱賑飢的一般嘴變色上眉瞪視羅巴道你且聽我說我原是自家產襲受的被爾這老賊盡奪去就顛沛到這樣地步我罵你一个賊字在世人看來未免過分然在上天科斷怎麼不寫賊論呢講婚事雖未明定人倫你得藉詞國例喎呀爾骨肉之親絲毫不顧竟把產業一鼓而擒還不是賊子的行徑麼然我尚不痛恨不過勞苦點自謀生計罷咧今見死母慘狀着實痛恨你了雖厚賄重卽怨毒終不解哩你別說我不是畏既出此門就無奈爾何麼古語說得好寡婦之祝五毒切骨孤兒之詛其很爛腑聰明之家鬼立如麻富而不義子孫塗地況我死母在此當爲厲鬼夜於夢魘中擊爾爾其勿懼吾言已盡請走出離開我母屍身免致我母動怒爾復踏這門檻罷送轉身把房門開大回頭看看羅巴一面用手指着羅巴聽這番數說一聲不敢回答巴不得叫他走連忙抱頭鼠竄下樓出門跨上了馬車飛奔到心裏七上八落的不知如何是好想起康吉咒誓的話句句都刺在心裏不覺心驚膽戰康吉如此猛勇旣懷深恨必不甘休又恐怕阿大一定還要到愛格處倘遇着康吉動起手來豈非亂事又想到阿大平日孝順今爲愛格之事已露出抗忤的樣子叫他別去他就肯了隨將一切情節都告訴了渾家渾家就氣惄測死又慮到阿大恐怕被康吉殺死一失東能斷不許他到愛格處哩談談說說時候不覺的更過了阿大竟無影無蹤了真非迷了路徑終不然被歹

人揚去了麼等到東方已發白光滿天曉色兀自竟無音耗不一會天大亮了鍾上當當打着五點止要想設法差人去找尋只聽得打門緊急又似有人衆喧譁聲羅巴慌忙走到外堂只見有兩人從馬車上扶掖阿大下來血汙遍體狼藉不堪羅巴一見這個光景總說是康吉慘下毒手了隨命將阿大扛進堂戶在榻牀上睡好羅巴就坐在旁邊的藤椅這一個像個工匠的開口道先生恭喜了令郎在路被馬車碰倒幸得車輪沒有從頭上碾過還真是天佑呢我兩人由酒晏回家却好看見連快扶起來人已不能說話了壹薰衣囊內幸有名帖書明住址纔雇車送來的一路在車中連聞呼痛聲想必利害羅巴聞言已知傷重忙呼道快快什麼人爲我奔至古把大夫處速請來診視卽有傭僕應聲飛跑前去請了這時羅巴的渾家亦聞信出來心裏更加着忙遂命連楊牀昇進臥室羅巴痴立堂中喟然歎道這殆天之報我麼那二人道先生差矣這正是天佑呢你想車勢凶猛頭離輪子僅僅寸許倘非天佑輪不要碾碎頭顱麼這纔是大有福氣的人哩我輩所以不嫌路遠赶快雇車護送不過要結交个厚福的人隨回顧那一人道伯納你我豈是貪財謝的麼羅巴聽到這話隨卽探手衣囊內取出裝零碎銀錢的小荷袋摸有銀錢十餘枚尙贈此兩個人道有勞二位兄費心些須薄敬暫供一醉二兄的厚德我小兒仍當銘感不忘的那人接過銀錢歡天喜地的道如何倒要解囊呢我看天意必當降福高門保護令郎哩真是大難不死總有後福哩那一人道看到這裏死生真在毫忽間了倘非積善降祥報應不爽那時候的危險還堪設想嗎先生請了那二人一談談

說說徑是去了這裏羅巴聽到報應兩字不覺毛骨聳然又想到康吉詛咒之語剛剛一夜工夫禍事已到心裏有四門的憂慮一則恐怕竟應了康吉詛咒愛子喪亡之禍一則看到病痛起來名醫神藥投下每靈美膳珍肴不能下咽這還不與貧窘的一樣苦楚嗎却說阿大受傷着實不輕一邊脅骨已斷頭顱亦碰傷數處到家神識昏暈不省人事等到蘇醒過來又轉變了痧症由痧症又轉變了發熱發狂羅巴夫婦兩口赶忙的求醫合藥日夜不安到得喫也不喫睡也不睡阿大一醒來就自呻吟痛苦真把個精巧能幹的羅巴弄得沒法了轉輾愁思倒挑動他一點良心出來大凡天下人安常處順只知自己享用那憐貧恤苦的心腸全個的隱起到得邁阨遭憂方纔設身處地想到他人病痛也是如許苦惱他人骨肉也是如此愛恤就想到愛格之慘狀遺孤之苦情不覺頓有悔心兼且又聽了報應兩字深怕禍降家門亟要設个補過的法子遂請他常往來的狀師八費來與之商議囑令經營愛格喪事須要從豐并且照應遺孤爲他附入大學院讀書學成後再爲尋一個頂好尊貴事業所需銀錢均由我這裏支付又告訴他康吉猛勇的情性須往見見他婉言勸慰微示以我此列寶存願恤輔助之心須要說得悃款勸懇使康吉舒服不却我這番意思都是要你費心的八費狀師領著言語去了後事如何下回續談

管城公傳

西塞山人

公姓管名不律空峒山人黃帝時有助帝作樂爲十二管者帝因賜姓曰管氏公父其國枝小弱弟也要羊氏女生公公生而幹直鋒穎過人稍長博通墳索能言人所不能言三代時天子巡狩大史氏必載公隨行故周公旦嘗錄天下有用材載公名於爾雅孔子作春秋公與荀子獨任其事春秋賴以成其有功於先王先聖如此經戰國亂天下尚武健公遂廢涼倒弟餓形神不完秦將軍蒙恬見而憐曰管叔一寒如此哉於是收在軍中翼而長之公經造就後規模益備是時丞相斯方作秦篆之人助指臂恬乃以公見斯斯見公骨幹挺立未委委貌爲非人乃故戲之曰吾聞賢者處世譬錐之處錐其末立見今吾子潦倒至此豈有說歟公睨笑曰臣乃今請處囊中耳若早處其中當脫穎而出豈特末見己哉斯于是大異之遂令隨同造篆指揮輒能如意秦皇帝封功臣斯以公功聞乃封公為管城公賜采邑於吳興之墨妙亭南田一方吳興多水旱災且所賜田正俗謂石田永無出息者自公耕之從無惡歲人咸異之於居墨守其中遂無焉故其子孫皆爲吳興人公精翰墨好交游海內能文善書不與善率倚公如左右手班定遠徵時曾與爲莫逆交朝夕執手相依一日班忽棄公曰大丈夫當立功微外取斗大金印烏能鬱鬱處此公亦大怒拂衣去自恨失於取人歸隱石田數百年不出王僧虔與之善因嘗事者恃才傲物不欲天下有出其右者故謂公曰君英鋒太露宜思保全之策公感其言遂毀形貌頭且禿故時人謂之禿翁後聞江淹賢與之友淹得公後文思大進既

覺淹終非長者乃託言郭景純召去之未幾淹遇害世皆服其先見公爲人揮洒奔放飄飄有凌雲氣得意時輒脫帽露頂以頑濡墨作字不能自休有張顛風然視人意倦則卽時韜晦絕不強作周旋好施與而亦耿介故遇文人學士每摩頂放踵以利之卽粗識之無之流亦時時潤以餘瀝惟販夫皂隸目不能辨一丁者雖欲拔其一毛而亦不能也所耕石田旁有小山暇時愛斜枕山根石眠右有小池亦愛臨流濯鬚髮嘗自吟曰漱流枕石無多暇一到凌雲便不可以想見其胸次矣卒後其家人爲營塚與高仁裕詩窖劉叔度墨莊相近好事者以公名反切之得筆音故題其塚曰筆塚公子孫蕃盛不下數十萬家與褚國公白州刺史家並稱巨族然皆卓然有以自立無不酷肖公之爲人者亦異矣哉初公有嗣宗不才子名刀者從申韓游善刑名法術漢蕭何費_力登相位自西京以下酷吏無不相與友善於是深文刻酷流毒無窮其子孫亦實繁有徒與公裔幾相埒然良莠同生薰蕕自見論者謂不足爲公病也贊曰唯文載道苞符藉洩唯公傳文燦如星列散珠橫錦天地光輝微公也作吾誰與歸

朱烈婦傳

海濱逸史

烈婦爲杭州朱謗卿室謗卿字笏山余素稔其婦事近時又見亢鐵卿文並與朱氏至戚談得其家事益悉爰刪次其辭而書之曰婦唐氏海寧人性至孝侍母病衣不解帶者一年年十八歸仁和朱希穎謗卿仲嫂汪氏采故溫淑能文內外夙以賢婦稱者婦歸後悉奉之以爲則里黨中因亦以賢婦稱之咸豐間兵事起杭人皆轉徙或議返婦於海寧婦曰吾已屬朱氏不幸死耳奚家爲獨偕汪侍姑氏李太君之桐廬事定歸庚申杭州陷汪投井以烈死上下交失聲婦哭之尤哀蓋嘗約同殉自以匿複壁免也亂少定侍其姑之硠石復之諸暨其姑旋歿明年歸謀葬不一月賊犯杭州城再陷烈婦毀容丐食渡江求謗卿於直埠於山陰不得又將之硠石終以力竭謝女伴奮身投江死長女寶徵從焉謗卿悼之甚故自咸豐辛酉迄今同治癸酉凡十三年誓不續娶其伯兄妯娌亦至今追念之不置云海濱逸史曰朱氏頌思宜矣哉夫以星替月星芒未必不侵度者今朱氏之道念勿衰殆亦職是之故而烈婦之賢豈不因之益著歟

登望湖樓記

寄庵剩稿

望湖樓者由段橋而西可數百步在白文公蘇文忠祠閣由來久矣己未秋七月予與張子夢龍同登斯樓樓不甚廣而軒敞明爽如置全湖於几案間烟隄數里一帶橫亘疎柳陰中南屏諸峯約略可數檻外則荷葉如雲藕花香溢波紋蕩漾綠蹙成團時有打龜船繞柳隄而出誦

九峯草堂記

東坡望湖樓下水如天句輒爲叫絕恍疑身在畫圖矣憑眺未已予顧謂夢龍曰自唐元和至宋熙寧不三百年而香山與東坡文采風流照耀先後雖樵夫牧豎婦人女子無不艷稱之迄今已七百餘載非無文人學士歌咏流連爲之追慕而繼起然欲求其髣鬚二公者不少概見何歟相與慨歎久之遙望隔隄諸峯巔雲氣蒸騰雨勢驟下山風滿樓衣袂間颯颯有涼意須臾兩止嵐翠交飛波光欲活漁歌數聲渺不知處而柳梢夕陽已冉冉西下矣遂喚渡而歸

九峯草堂記

寄庵贊稿

昔羊叔子登峴山而峴山以著柳子厚貶柳州而柳州之山水亦遂得名夫峴山至小柳州至陋而獨流傳於千百年者豈非以其人哉予友范君雲墓負雋才高自期許因先人之舊廬讀書其中林木環繞一徑森然仰視東南諸山蜿蜒如龍奔赴庭下每一吟嘯天風拂拂驚鶴驚飛四顧蒼茫翛然意遠因自題其楣曰九峰草堂蓋即地之勝名之也且索予作文以記之予曰君亦不朽此堂可耳今夫陵谷之變遷臺榭之興廢本屬無常然如裴晉公之綠野韓魏公之醉白蘇文忠公之雪堂其遺跡猶存與否雖不可知而後之人思其流風餘韻并及其堂之所在或著於傳紀或托於咏歌往往低徊不置信乎地以人傳也不然豪貴之家美園囿侈宮室嬖柳寵花十倍金屋不轉瞬而湮滅無聞荒烟蔓草誰復攀過而問者且視綠野諸堂相去爲何如哉今君以卓犖之才使肆其力於經濟文章安見他日之成就必不如古人者然則君之名不朽卽斯堂之名亦不朽矣君曰然遂書以爲之記

霍亂用藥論

東海閒人

霍亂症者吐瀉轉筋腹痛肢冷俗名發痧生死之分在於頭刻多則一晝夜少則四五時其治法或明仲傷寒之匱與各家醫書中畧知醫道者無不知之但所載之論辨方法雖已詳備而未及於症轉變之次序以致用藥者心搖目眩動手便錯不分可治不可治歸巢下是不悲哉聞悉斯机等處近有霍亂之症因將此症得病之由轉變之序用藥之法舉其大畧俾讀者曉得遇此症心有把握不致手忙腳亂無益於事而嘆爲不治之症也按霍亂一症要更慎多留意始暑濕穢濁之邪雜感積受阻塞中宮清陽不升濁陰不降陰陽淆亂腹痛吐瀉之甚作此炎暑鬱蒸雲行雨施之象倘其人正多邪少則雨過晴明原可不藥而愈設或邪寃之虛雖吐不愈雖瀉不瘳吐多則陽傷於上瀉多則陰傷於下兼以暑邪傷氣汗出不休一身煩渴欲飲水者皆爲吐瀉之先兆當用藿香正氣散法重用朴枳桔升清降濁之遏亂萌乃未吐未瀉之治法也其大吐大瀉者溫瀉爲病瀉心湯合各散兼導筋者加防己木瓜外用辣蓼草煎熬湯揉洗備或不愈則必大汗出汗出既多則一時渴多欲飲水音漸啞汗出則元氣還熱則陰火合啞則半敗皆退化爲燥之象此時當用生脈散法救金厥陰而方中之參用壹條參分調之輕重少一錢以之扶元氣也若轉爲厥

伏肢冷則燥已化蒸此時九死一生非大劑參附不可風嚴雪重中一點陽和庶幾可轉生機耳初則苦梅天氣熱悶其常吐瀉則長夏六月大雨滂沱繼則雨過之後西風一起湿反化燥即是秋涼時候終乃閉塞成冬元陽將絕參附固陽即冬至陽生春又來之意一晝夜而四時已係天運已周轉變雖速自有次序但穩定方之後不及煎藥而病已轉變服之無益耳要之邪氣少則邪隨吐瀉而去正氣依然無恙不服藥亦能自愈邪正相等則邪去正傷死五生邪寃正虛則邪未盡而元氣先盡無可生之理矣吐瀉有汗者最忌香薷及各種香薷之痧藥此時寃已大開雖欲閉之而不能況更用香薷之品以開之乎蓋痧藥爲中暑中穢寃閉昏迷非爲吐瀉有汗寃開元泄之症設也胸中氣悶未吐未瀉者可以用之乾霍亂亦可用之既吐既瀉則邪氣已有出路用之徒傷正氣是以斷不可用也又有腹中絞痛欲吐不能吐欲搗不能搗俗名絞腸痧醫家謂之乾霍亂此症乃腹有伏陰陽爲陰遏上下隔絕表裏不通當急驅陰濁以通陽氣瀉心湯加炒黑川椒四十粒熟附子枳榔厚朴均可加入或用附子理中湯局方大願散總以溫通爲要務也急治之法有以童便熱鹽探吐者通則不痛之意也蓋霍亂之吐瀉有汗者爲脫症乾霍亂之腹中絞痛不吐不瀉者爲閉症知其爲脫爲閉則治法不致清寒矣鍼刺一法取効甚神爲害亦速乾霍亂者可以用鍼法但不可使無知刺頭匠鍼刺致害耳前月申報中程君謁如辨之已詳故不再贅

剥 霍亂症吐瀉大汗陰邪僭亂孤陽欲脫之象

復 霍亂症脉伏肢冷用參附大劑一陽來復之象

頤

夏令腹有伏陰發爲乾霍亂之象

既濟

乾霍亂伏陰解散陽氣得通陰陽和平之象

歸安葉守祿稿

孫公者諱鉞字敬堂吾浙之嘉興人也家自宋明復先生後世業儒公少時孤貧賴母夫人教養以成習舉子業薑涇庠序乾隆辛卯鄉試前數夕同人求夢於子忠廟夢有持贈牟尼一串者意未解榜錄中式第三十六名是科係高宗純皇帝御極之三十六年而公亦三十六歲合符百八之數云後以大挑一等得縣令先江右而後甘省所至皆有惠政謳歌載道其奉辦臺灣軍精也飛芻輓粟依限不違兩入江西闖簾也崇實黜華得人最盛而尤留心於折獄署萬載縣時有某甲持刀殺某乙殺後即赴縣投到供稱一時憤激即取伊家桌上之刀砍斃某乙質之隣証亦稱並未見其持刀進內而某乙之子堅不承認公見某甲身穿小襖中有東帶乃命解襖看視指之曰此刀是爾帶去也爾胸前襖裏布現有刀割破處及將刀口比照破痕脗合某遂驚服案因以定姙廣昌縣時有賴李二姓以爭水起釁賴姓老婦帶領幼子赴縣以慘斃子命等情呈控李姓公親往驗視實係凶殺身死中証確鑿以爲此案責正無疑矣提到李姓十餘人隔別詢問一不承認公猶以爲疑及觀李姓之人皆忠厚而賴姓類多兇暴且保証人等均屬賴姓難保無訛詐情事徹夜研鞫一夕至四更時有蝦蟆跳伏案桌前公異之

頤謂屍親曰爾等圖賴事露矣衆皆失色遂於賴姓中晝夜熬審乃供死者本屬鄉愚經族人商通伊母打死以圖賴李姓者也各供如一乃將賴姓抵法而李氏之冤始釋聽斷之明類如此在兩當縣任也值川楚教匪滋事軍書旁午凡過境弁兵供支匱乏必爲之多方措辦俾無貽誤軍行遇有匪竄境內悉心會剿戰守咸宜而流民之自賊逸出者必詳詢里居給資護歸有汎弁李某好殺貪功往往川楚之民寄籍兩當者率指爲賊妄拿無辜至數百人之多公悉爲昭雪盡釋之以此疊獲軍功到處皆稱爲孫佛子正欲奏保陞遷而公以積勞成疾力求解組矣歸田後兩袖清風仍以讀書爲善勉訓後人故至今書香弗替也余生也晚不獲見公得交公之曾孫莘田茂才述其科名宦迹有足備史乘之登而爲邦家光也者於是乎書

余讀瀟寰瑣紀每見尋常一介猶爲刊傳表揚足徵
貴館發潛闡幽之至意今孫公名宦洵有不可沒者緣爲之傳郵呈大雅可否賜刊瑣紀

中不獨鄙人之感也

金陵秋試文

年一大比可畧陳其槩焉蓋古者選士始於鄉而今之三年一試則一省之人畢至也故畧陳其槩云且自鄉舉里選之法廢人謂取士之途日以狹吾謂取士之途日以寬何則品節乃其真之地崇實弗鑿虛名而文章爲華國之資中都式印登鄉榜忽忽三年皇皇一第即大江南北間歷繪其情形焉覺心之熱者顧齒之冷已今夫國重選才之任奉闈待陛閱三秋而先命衡文人懷求蘇之心泮水已遊薄一衿而咸思登第此秀才鄉試之所由來也科考定臺之案一等二等得舉者方意氣之揚揚然而遺才正不少也鋪蕪菜而約同人檢行裝而避吉日訂先期以就道咸挾一布懷直釋之以決科重色宰之權五名十名前列考亦聲華之精英然而勤勁亦何妨也餞送而琴堂抗禮餽贍而梓里醉行禮先祖以長征各有一如顧浦浦之艤其或放舟西下則旗影鑼聲俱足壯長途之景色江開面帆飛鐵甕城邊山疊重重泊金陵郭外山房與水榭胥足為半月之旬留其或命駕北來則山光水色更足擴俗士之心胸棲霞嶺上徘徊孤松獨撫兩花臺吟眺佳石輕携妓館與僧廬亦足供千人之遊覽維安排筆硯爭投買卷之錢購膳錄者先講洋銀缺資斧者代書卷面主考之入簾已近未取者尚投稟面謁公庭試演燈籠預示點名之式委雜職以辦飯碗派號軍以管茶爐監臨之備物已齊與考者咸赴期而趨貢院某府某州某縣儀門外傳高唱之聲肩背衣包恍似征途之客手拂盤桶何殊乞匂之夫不爲魚貫而前竟作蜂喧而至而尋號歸號候之倉皇更無論已

頭題二題三題矮屋中擬奪魁之作枯腸索盡呼開水而潤以茶湯餓眼花時喚扇爐而充以粥飯朗誦既同於獅吼微吟亦等於蟲鳴而贍卷交卷時之精細槩可知已及乎二場也重添食物濟濟焉仍應點而來或居臭號而心灰或見佳文而氣奪喜舊釘之尚在沾惠良多奈經藝之未工攜思頗苦而高標藍榜被貼者已為事外之逍遙迨夫三場也再振精神汲汲焉更俟牌而進或約良朋而越號或招同舍以論文幸對策之易完全憑空套乞喜錢之多賞借祝高升而欣出龍門完場者盡想箇中之僥倖由是辭寓主訂歸期喜單開數十之洋土物置幾之貨歸途是遊興方且顧盼之自雄也舟車分跋涉山水分登臨詩酒分留連忘倦斜肩師已誠鶚薦而高談雄辨如於軍中唱旋凱之歌入里門返袞室墨醺儀之惠鄉鄰傳恭喜稱高第卜今科夫且聲情之華露也朋友也稱揚父兄也屬望擊也問卜良殷報予定有佳音而目想神遊難免夢寐猶疑之狀究之一第何榮得之者不過須臾之快而三年空驚失之者半添數日之愁間諸局中人以為然乎否乎

此庚午中秋前一日金陵園中作也既隔後客友人携去燈下錄此擬明言出示同人以博一粲時夜涼如水月白於霜明遠雙頭鼓聲猶未起也寄廬戲作并記
繆蓮仙子章遊戲中有鄉試暫歸兒詞筆舌俱靈極事竟致不謬也而廬矣而則但叙述情形而不傷刻酷固自有存術夢庵主所跋

金玉如小傳

玉如姓金氏昆陵小家女也庚申之亂髮結覆額假母以三寸金得之取浦揚歸教訓姪輒絕母欲居奇不輕見客時郡多明艷鶯鶯起殆十餘人而不知有玉如王生恕偶踏青郊遇一見神飛詢侍婢得其居暇日叩關造訪母延之上座先見其妹生同謝始導入妝閣值姪更衣而出顏頰微暉秀媚天然花含語意人欲銷魂生雖歸而心如繫也余與生契雅有所圖徐探之生不以告既而曰語有之固不如見第肯勿洩當偕往一嘗君目至其家供設甚真頗愜心賞既歷複室繡榻錦茵殊素麗別緻姪晚粧初罷著月茜衫插翠釵簪鬟華瑤珊瑚來遲不作一語以生抑而見也柳翠雙鬢默縈幽緒余俛度小歌良久始應緩撥鳳槽轉圓可意爲擊節不置壁間粘諸詩詞鏡奩旁雜陳文具詰其素習否姪他顧而笑意似怪生引至因別生先歸自後余過必詢生何不偕一二語外卽邈然癡坐神思若倦蓋與生數日不見卽減寢食殆其心有固結不可解者在耶母窺知其隱嘗語生曰郎君宜頻過毋令玉兒瘦削成疾致閭損老身也生笑諾由是星往月來自懷獨得之秘囑母勿外揚故人竟不知有姪耳生後欲金屋謀藏事竟中格云姪有鏡奩一幅眉目生動生題曰嬌姿一見已魂銷月夕花晨幾度招偏是有情似有意持杯不語暈紅潮染人果是甚丹青曼睂娥眉恰妙齡一種溫柔全況卸月知誰最惜嬌嬌亦工韻語惜不多作曾見其數紙皆楚楚可誦其長相思曰情深芳懷勻妝鎮日如醒空繡房思君春晝長背燈光炷爐香衾枕間留慣半床更闌夢醒忙其如夢令用坡

仙韻曰前度郎何歸驟近日妾如病酒怕聽夜笙歌小妹嬌憇依舊知否知否鏡裏容顏較瘦若生與姪者可謂傾倒極矣夫天下不乏麗人其奈情非金石姿不聊仙胸無點墨何否那誰不傾心下顧何必王生哉余艷其人羨其遇爰泚筆而爲之記

婁江趙雲生待定稿

余每慨近日不乏名花而略諳詞翰者竟鮮豈天之鍾毓靈秀實否選徵歌地

耶抑豈以選色徵歌者類少雅流故不肯輕生才媛以襄大靈秀之氣耶玉如者既

通文藻宜其厭棄俗子而亦爲俗子所棄生乃得獨專其美耳否則鴻行蔚然寧有

使窮措大佔去錢樹子哉不然則真此母之能知人能愛女矣世誠有若此鴻才吾

願繡絲事之

驕香閣主詩跋

祝閨荷花生日壽文

鶯湖映雪生稿

蓋聞樹種恒春見物華之不老杯闌益壽惟君子之常珍緬夫淨友號以玉環秀出綠波之上人比芙蓉涼跳日雨之餘香浮菡萏不染淤泥藕益節而年偏逢閏能消炎夏花解語而種結同心時則浮瓜徂暑落葉未秋既望而兔魄將沉莢還臘六介壽而鵝籌增算祝可多三並頭獻瑞真如鴻案眉齊徐步生歡盡是獫衣色艷看他翠蓋高擎留得鴛鴦之宿試詣碧筒傳吸鯉浮鸚鵡之杯芳譜之春秋特承日記降庚蓬壺之歲月彌長星乘太乙萊衣起舞稱觴有桂子蘭孫竹醉長春捧斝則梅兄樊弟蒲輪作養顏開玉井以逾鮮藜杖扶來爵獻瑤池而倍潔峯頂雲飛圍成寶相潭心月印認取前身擘綢添籌咸具烹葵之觴拗蓮介饌益抒采藻之忱酒進蘭陵偕竹葉而尊開北海客迎花徑詠臺萊而頌上南山於是櫓叟稱觥梅仙晉爵木奴傳酒菊婢開筵菖蒲下拜爭誇絳縣之齡桃李盈門願仰朱顏之駐無教筠鼓相催好使鈴常護芳藥蘭邊處美人選歌按舞菊花籬下延壽客獻賦徵詩永裁萱草以忘憂衫披蝶蝶如入芝蘭以有室勺挹自鵝裳何攀於炫服珮可贈於仙靈霧閣雲牕之地祝嘏銜杯風清月白之天延齡把蓋房占多子福慶重申謝草江花譜騷詞於初度批紅判白結遙想於仙寰觀此日香羅細葛華堂聯酌兕之緣待他時翠幹紅衣人鏡報乘鸞之喜

七夕詩二十首

天香女史吟於桃江得月樓之東窓

幾番涼雨洗車塵蛛盒花針打疊新預望天孫痴欲問來宵賜巧與何人輕羅小扇趁風涼

瓜菓分陳巧夜長月露滿樓秋氣好不知誰是郭汾陽今宵針向月中穿姊妹誠求共一筵
渴想聰明今歲倍常窺絲綱立塔前清露涼風冷泰塔光輝月燭照天街路舒偏向黃姑問
笑渡銀河莫濕鞋得意登臨趁明墳橋功信任前行渡河浣得新裝去爲報今宵謝鵲情
情深期寔兩相宜夢裏殷勤巧裏絲窗外鷄聲聽不得分明報我別離時清風明月兩悠悠
悠共飲香醪一色秋剛欲舊愁收拾去那知今夕又新愁羅雲織得滿樓臺忽然秋光倦眼
開屆指良晨機石上幾回惆悵望君來人道雙星樂有餘雙星也有意躊躇年年怕見今宵
燭照山愁顏淚不虛舊怨新愁不可思淒涼多少有誰知一天風月依然在正是當年會此時
半愁半喜是今宵歲歡娛只朝怨煞天公期定短暗拋珠淚落雲霄倏然雞唱五更天淚眼低聲報耳前此刻如何拋別去商量期買典珠錿閉臘已久報君開拋棄絲棉坐
玉臺空聽漏聲嫌夜短須逢有閏再重來昨日携來一幅箋天孫覽後樂飄然書中暗說來
宵事預祝菱花綴枕邊滿亭風月正秋涼設果陳瓜引興長相約鄰家齊取巧針穿七孔繡
鴛鴦郝隆卧晒腹中書一世辛勤志未舒此日此宵緣不棄人人乞巧有誰如暗祝香前
跪碧苔九華燈向畫樓開不知巧向從何覓瓜上添繩巧自來輕羅鴛帳浣新鮮第一姻緣
第一仙添得巫山雲兩意暢談暢飲又今年來時歡樂去時愁歲歲相思一夜秋難得玉人
頭未白今宵大喜上秦樓巧樓情繫月三更陣陣金風拂面清正把羅衫難話別忽聞夜轉
漏聲聲

采白吟次韻填詞并附錄絢秋軒舊艸二章

樓李曇華吟館女史金曉雲漫稿

偶讀瀛寰瑣紀吳中許烈姬傳并采白吟諸詞不禁喟然而傷怡然而喜古人云死有重于泰山輕于鴻毛蓋大地靈秀之氣往往少鍾鬚眉特奇閨閨姬之激昂殉節慷慨捐軀雖盡臣俠士亦無以勝矣真泰山鴻毛之喻耶青蛾取義羣加三歎之音形管揚芬合播千秋之史爰譜一闋即次詞壇原韵以誌景仰之意不自計其工拙也植蓮却恨攬月無瑕洵蘭閣之奇耶效常山舌吻孤忠丰骨詳同誇賡藝苑琳琅萃盛望丹楹竹帛揚華亮節清風烈媛元音白石名家紅羊浩劫深嗟憶狼烽捲岫鶴唳驚笳痛具區銀浪貞魂幾輩葬蟲沙持俠氣摧殘玉腕冒霜鋒研碎瓊花碧血沾衣仙去香銷錦瑟人遐

題吳中段五蘋才悼亡詩草有序

憶自辛酉秋杪旋避逆氛僑寓于鶴沙城南適有舍親吳蓮伯駕部存一冊索吟係其友人吳中段疇五茂才悼亡詩卷閱悉其室子氏仲春朔遇賊義不受辱自沉于太湖死以殉節情辭哀感不堪卒讀遂走筆率成四絕聊以應命云爾萬頃銀濤入杳冥茫茫何處覓仙靈攬槍未掃埋香地腸斷西山夕照青葬洞庭西山錦瑟銷沉嗣可哀碧蕪荒塚野棠開新詩吟向重湖畔應有貞魂踏浪來烽火頻驚作客時潘郎憔悴鬢成絲最憐玉碎霜寒句不是尋常感悼詞寶釵明鏡憶前因孫楚情文易愴神淒絕沉沙千古恨玉簫期作再來人

題冷烈婦傳後并序

烈婦姓冷氏漢陽人幼失怙恃寄養于從母家長而貞靜端麗適同邑李氏子舅姑亦相繼蚤逝其夫日事呼盧家資耗盡謀將鬻婦以償索逋者婦偵知之涕泣立誓歸投親串以針黹自給未幾其夫謀有主矣遂給之曰我將迎汝歸重整家業痛易前非央鄰子往尋婦不得已勉諾偕行至中途密詰隣兒盡洩其謀婦仰天長慟投江而死葬任浙江 薦憲介安馮公爲婦立傳而徵詩焉 晴川鸚鵡才人死烈婦幾曾輸烈士蜀國哀絃恐未如無窮深痛歸流水誰云灼灼賦宜家第一傷心鳳配鴉幾載星霜摧薄命滿天風雨葬名花婉淑貞良偏損福椿萱早謝顏頻蹙金釵典盡供呼盧終風且暴吞聲哭困苦艱辛世亦稀寄人籬下泣相依潘楊密戚雖矜惜燕子空巢事總非揮殘血淚羞人見愁蛾慘澹芙蓉面碧水春江每浣紗紅燈寒閣常挑線薄倅豺狼計太深攫金何惜售瑤琴甘將白璧拋黃土忍使文鷺屬野鶯桂蠹自昔嫋眞性凜然大義神天證聲聲杜宇喚歸來僞言重整團圓鏡一片靈心暗奈何隣兒竟洩海微波生同宋女情還慘死傍蠟燭恨更多妾心誓比天邊月妾志難磨銜石闌育逐願狂柳絮飛沉沙願殉三生孽力挽頽風漫飲刀明珠一擲浪滔滔馮夷擊鼓蛟龍舞江上秋深擁怒濤憐君奇節悲君遇忽訝羅襦淚凝雨不愛微軀祇愛名生平嘆賞文山句 余嘗讀文信國詩有人生百歲總須死留取芳名照汗青之句三復誦之擊節嘆賞蓋烈女忠臣心同一轍也 這遞闊河阻暮雲一樽遙酌弔湘君闡揚幸有如椽筆 離使馮公作傳 贸得芳徽萬古聞

右七絕四章長歌一首附刊卷末亦維持雅化闡表幽貞之意也 曇花館吟月山人誌

凝翠庵詩存

平湖女史章韻玉湘曉著

前因 月缺花殘秋復春等閒誰肯悟前因遭時易下摧心疾墮世偏爲薄命人夢裏形骸身是累鏡中面目我非真他年謝絕塵緣後莫逐虛花再轉輪○落葉 霜後山林影漸空忍看搖落任西東夢回旅館三更雨魂斷孤村一夜風已惜華年隨逝水更堪身世等飄蓬放懷聊欲尋秋去蔓草荒烟夕照紅○舟中口占 孤舟明月下離思滿江闊向首家何處雲橫九點山○避兵留溪憶母作用蘭言妹韻 風雨逼殘葉漂流感此生憐兒常作客勞母盼歸程世亂人多別烽高夢易驚何當茅屋底携手話離情○暮秋寓齋見燕 重門深鎖靜無譁寂寂長廊午夢賒此日樓臺非故主舊時巢幕又誰家西風易悴荒園草暮雨空憐故國花回首盡成烽火地一般寥落在天涯○送燕 冉冉紅襟出粉牆願教此去早還鄉憐儂亦是無家客相對西風各斷腸○舟過松江看山感賦 莫放登高目青山似故鄉地經離亂後人事更荒涼兵火連吳越風烟接海疆滄桑成一歎洒淚哭斜陽○悼亡妹蘭言 去歲江邊子共携一篷雨雪正淒其誰知此日分襟後即是今生永別時 從此飄零西復東相思相望兩心同幾回欲把音書寄兵阻關山路未通 聞君望我眼將穿恨我來遲已蓋棺遺得篋中詩幾首時教忍淚展將看 驚秋蓬鬢欲成霜怕聽西風鴈斷行記得年年茅屋底剪燈細雨夜眠床空房惟見紙灰飛阿娘含淚時相說臨別猶呼阿姊歸 寂寂簾櫳月上遲鏡奩硯匣已蛛絲

不堪往事從頭想哭到燈殘淚盡時○征夫寄婦

城頭霜落角聲低滿耳秋風絡緯啼萬里

關山歸未得夢魂夜夜小樓西蘭閨眠食近何如一別家園十載餘受盡沙場征戰苦教兒

切勿讀兵書○征婦答夫

才見霜飛九月天絲衣猶未到君邊秋宵莫怨如年永露冷風寒

要自憐夢醒空階月色寒夢中携手問平安分明記得期逢處瘦損形容不忍看○冬日贈

別王楚嫗尹貞譜姊至吳江

欲去首重回依依戀夕照臨行無別語只問幾時歸客路無千

里新愁有萬端天寒魚鴈渺誰爲報

安○偶成

過眼韶華似擲梭漫將身世恨蹉跎本來

虛鏡原無我只當空花一夢過○上元夜

有懷蕭麗粧表妹家家絃管慶良宵聽到歌聲倍

寂寥佳節苦從愁裏度年華偏向恨中消

窗前春如舊旅邸星霜鬢易凋寄語東風須努力替人江上送歸橈○遺懷碧空雲淨露華幽似鏡蟾光照淚眸識字由來誰捐福無才枉

是說工愁三生情累泥中絮一度虛緣水上鷗

何日妙蓮花影畔爐香經卷學忘憂○聞鶯

一鶯度江洲西風感遠遊魂消邊塞月心戀故園

秋鶯斷續閨夢添將旅客愁年年漂泊苦只爲稻梁謀○白蓮涇曉發瀟江風露正淒淒草汀花入望迷潮落淺灘流更急酒酣舟子

睡如泥遙柯人語天將曉矮屋鷄聲月漸低曾記丁年

南歸此孤篷小泊板橋西○寒柝霜落重關日春天西風浩浩夜半遙月曉

古驛遠相連戍樓畫角城樓鼓取次遙傳到枕前○許生香艷月夫人見招即賦兩絕寂寂

深閨睡起時傳聞青鳥下瑤池好將無限傷心事訴與多情月姊知相思相憶已多年隔斷

蓬山路幾千喜得今宵明月下綠窓同寫浣花箋○春閨雜咏閒庭雨過峭寒生處處春風喚賣餠小鳥不知人意緒隔窓猶作畫眉聲輕寒輕暖浴蠶天落盡梨花柳已棉風景依然如舊好可憐人不似當年靜掩屏山午夢長金爐烟盡未添香千行淚濕雙衣袖萬斛愁生九轉腸欲理殘妝啟鏡奩舞霓裳愁思在眉尖任他滿院春如海冷掩重幃不捲簾○送春杜鵑何事勸將歸一夜東風似箭催別恨暗隨芳草長啼鶯難喚好春回愁絲萬縷蠶成繭心緒三更燭已灰畧憶年時魂斷處落花飛絮滿庭隈○寄生香去年風雨記殘秋情話燈前聽曉籌笑我苦吟雙鬢改羨君慧業幾生修雲山不礙孤飛鴈潭水偏容獨夢鷗又是露寒花冷夜更同誰倚望樓頭○有懷董貽生女史蕭齋岑寂夜淒涼一度尋思一斷腸記得去年離別候滿天風雨近重陽梨花一夢柳垂條咫尺相思萬里遙莫爲懷人消瘦甚東風本易損故腰閒中心緒靜中思付與粧臺筆一枝相憶相望不相見剪燈重讀寄來詩漫將哀怨託悲歌閨閣知書薄命多讀到斷腸詩一集那教人不淚如梭

題詞

秋聲滿紙太酸辛悟徹前因與後因具此清才終是福名媛千古有傳人星江黃鐸○又絕妙才華似水清一龕合並謝家名可憐字字珠璣裏盡是啼紅淚滴成同里王成瑞○又閨閣多才信不宜鏡鸞一曲帳分離竹枝長濺湘妃淚柳絮終傳謝女詩悽眸睽吟傷妹逝妹蘭言女史工詩適張夢龍孝廉已故堂前鍾愛感親慈繡餘更懷雕虫技爪雪痕留絕妙

辭 著有鴻雪樓印稿

龍湫舊隱葛其龍

又凝翠庵詩 卷一字一淚悉從肺腑中流出而詞旨之清華風神之宛轉直足繼響三唐
雄誦之餘令人佩其才又歎其節也爰錄呈 費館刊入瀛寰瑣紀以垂不朽并足備翰軒
之採擇云

感舊述愁詩三十六首

龍湫舊隱又識 瘦雲摘艷

泥酒顛花強自由多情原古一生愁可憐滋味禁當過無賴情懷歷亂投小字檀奴私記取濃
香韓椽忍重偷而今修。無仙手不肯園圃不會修。苔堵悄立思盈盈稚鈿離蜂便有情正
好一雙人與共况兼三五月分明楊花台付鸞牋讀桃葉先教畫檻迎幾度相逢幾惆悵被誰
攬亂被誰驚。蕭齋簷鐸響丁東錯認巫雲峽雨中惱我羅。惟塞雁教人少睡是秋蟲軟魂
扶醉懨懨病薄草含羞淺淺紅生就如花好丰韻醒來越想越矇矓。懵騰病眼托微波憔悴
仙郎不奈何累爾柔腸添罪莫煩他纖手替摩訕熏香渝茗秋來慣煮藥移燈夜裏多一自蓮
宵聞輭語不曾真箇也風魔。十分蕩漾曳心旌欲即仍離太不情癡妬人家呼婢婢笑從暗
裏認卿卿櫻桃涵影綠還淺楊柳臨風態愈輕喚起嬌花春睡足小名真不負花名。任是憐
才總避嫌少年裙屐儘翩翩只知撲粉調脂好未許粘紅貼翠眠花蕊不濃偏不淡藕絲非斷
亦非連尋春擬訂重來約生怕遲他十四年。十幅湘裙約素腰眼波斜睇易魂消鬢雲宛宛
渾如黛眉黛纖纖不用描弱柳未眠禁夜冷好花欲折奈春嬌黃鸝抵死催歸去且款渠儂住

一宵 黃昏絮語再叮嚀頃刻風吹兩葉萍一斛珍珠難問價三升赤豆不通靈訂盟悄悄邀
明月話別依依賦小星唱到鳳鸞飄泊句愁人有耳不堪聽 愁烟和雨鎌深村個樣天光合
斷魂逐事關心都懊惱霎時分手且溫存淚痕似桃花醋情味濃于竹葉樽勉強掩他羅袖
濕自家不覺也聲吞 烏頭馬角恨差池懊悔當初識面遲不分先勞通密約有情爭得免相
思昏沈爲雨爲雲夢消受傷秋傷別時借問羅浮春色早可曾開到玉梅枝 一帶紅樓手自
凭上元時節上元燈身當別久羞重見地爲人多喚不庭粉頰淺融姿綽約綠鬟低墮髮鬚
春心引得情波漾不比從前止水澄 蠟屐衝寒印雪泥畫樓遙指畫橋西也曾隔水來尋渡
其奈登雲未有梯錦衩一重還一掩繡幃雙宿與雙棲莫來多半成虛願不敢人前孟浪提
隱約蓬山第幾峯凝雲如夢一重重月中仙桂曾相識水面浮萍或再逢芳訊有誰傳引鳳訛
言切莫信飛龍薄情到底渾忘却只管疏慵一味慵 枝上流鶯只亂曉花間鳳子不雙飛送
春去後人難去會面稀時夢亦稀若問前生應芍藥杜思後約指薔薇年華那肯勾留住紅瘦
杜牧三生譜響餘妃半面粧聽得長廊移響屢瑤池兩瓣白蓮香 邊近無從續舊歡木晶
簾外小欄干羅巾灑淚憐渠瘦圍扇題詩避客看可是桃花真命薄不禁梅子最心酸玉溪更
有無聊句相見時難別亦難 從此分張半簾餘香銷燭滅夜窓虛殘更薄醉三杯酒孤枕輕
寒一卷書聽慣蟲聲長唧唧幻成蝶夢又蘧蘧中庭無數閒花草似我新愁不肯除 春頭臘

尾綸筵開佳會於今第四回笑妾輕狂頻擲果爲郎愁病戒貪盜暗香偷送慚虛領謎語能通
莫浪猜結綰同心紗繫臂題紅何處覓良媒 最溫柔處最殷勤摠爲緣惺失紫雲淺碧欄前
離五字流黃機上寫回文欲歸未得終非計小住爲佳不忍分却被旁觀偷觀破今朝花月有
新聞 休將狼藉怨東風自搗丹砂護守宮便莫幽期逢李下寂無香夢到桑中天涯朱箔思
尤澀仙境藍橋路未通何苦問情牽不了來時草草去匆匆 曾道羅敷未有夫使君有婦笑
今吾豈知耐冷惟青女猶自含情問紫姑歷亂攀心慣挑撥沈吟畫半費描摩若非張角難詣
事怎不思量合浦珠 長年潦倒苦吟身不賦青衣賦逐貧花未開殘何冷落酒雖釀就尙逡
巡芳魂欲斷終難斷好事疑真不算真幸負金鉢頻々信擔愁擔病又深春 記曾漢被龍村
住望斷門前水一方曉夢總迷三里霧宵征應待九秋霜離鸞別鵠真難遣去燕來鴻各自忙
問道恩郎郎不見模糊煙樹武源鄉 小春天氣釀初晴鼓載離愁話不清幾次教嘗開甕酒
從來不煮閉門羹卿漁憐我蹉跎妾亦羞郎薄倖名添上眉尖多少恨禁啼忍笑若爲情
仙源幾處漾胡麻花自紅酣臉自霞未忍遽歸郎負蹶可怜錯使鳳頭鵝迢迢別路將攀柳
郎芳悰欲破瓜便擬拋除拋不得首番悔殺太周遮 鳳脰鐘殘剪扇殊悄提魚鑰舊懷閑香
將爐處心猶熱茶到濃時味便回寶鉤春纖籠玉筍綉鞋露冷印蒼苔任他破綻遭誣謗一向
情濃淡不來 紡衿私解謝拘牽鄉澤微聞翠袖偏此客幾曾能作賊者番不異是登仙無心
修入 摩地何福消踪一捻緣爲爾芳名真悞我被人喚作酒黨顛 經肥如雪好肌膚仔細

評量似貌姑貼地蓮鈎工蹴蹴中人蘭氣笑撈捕低回隨意拋寒具諧謔無心碎睡壺還是追
憶還是恨問他癡到盡情無 仄仄疏疏小小樓看完粧裏看梳頭半垂雲鬢香還膚一剪秋
波翠欲流聲細細時邀賭酒鬧轟轟地暗藏鈎明朝便是分飛鳥悄語低聲爲款留 着衣勸
爲峭寒添半臂親持亦未嫌秉燭愛看花綽綽傳杯誤接玉纖纖迷離何處營巢燕歸來如今
比翼鵠只戀雙紅難再覓烟愁露泣不關簾 一曲琵琶幽怨深銅荷照影淚先淋恨無一語
低垂頸喚到千回只捧心似紅蘭爭拒雪想來綠葉已成陰飛花飛絮春風急吹誰家不可尋
薄命偏逢李十郎錯縫鴛牒嫁王昌靈犀通發添餘恨寶鴨銷來別有香飄去懶登青
雀舫再來難認碧雞坊眼前事事堪淒絕說到他時愈渺茫 離筵贈與斷腸聲至竟番郎賓
舊盟五日爲期偏六日此生未卜況他生玉簫吹咽難終曲檀板驚飛莫綰情一片新陽黃葉
路抱愁含恨送人行 葬香埋粉女無端萬斛愁深欲遣難夢裏空花休捉揚子旁春草亦
珊瑚簪花寶髻挑燈想揜繡羅囊擁被看閣閣階心連夜雨料他翠帳也生寒 助我淒涼昨夜
風催人離別獨歸鴻意而學舞先辭墨鵝鸕能言已透籠病後閒情渾未懶愁來綺語不能工
酒痕濕處啼痕濕點點青衫有落紅

題詞 七絕二十二首

濕雲霜月最無聊一穗殘燈手自挑便是鐵心爭忍得夜迢迢又路迢迢 一味思量好事成
泥愁如夢不分明只緣謹慎貪眠慣耽誤芳時過此生 獨自傷春懶掩闌旗亭無意負雙鬟

新詩半與牢收拾不與閒愁一例刪 楚楚芳姿出小家相逢逋髮乍堆鴉十年爲抱樊川約
留得深紅僕女花 冬郎畢竟負秋娘花月蹉跎枉斷腸看到鳳蹟鴟鵟去不如甘作野鶩鶩
手疊紅箋賦恨成謌翻捉搦可憐聲無端我亦閒拋淚最易風魔是此情 鶯啼花落斷人
腸留得春陰護海棠一片殘紅千疊恨蕭郎今日太郎當 懶試新粧懶畫眉爲郎憔悴不勝
悲水晶簾底匆匆去回首無言只淚垂 叽叩芳踪不自持可憐畢竟爲情癡問他牽得紅絲
否怕是游絲與藕絲 情到真時偏是假人從去後又重來紅箋細寫相思字也算遊仙夢一
回 書生一味是蹉跎到此魂銷奈爾何恨煞天邊半輪月圓時常少缺時多 酒冷香焦暗
自憐最無聊處最纏綿將詩譜入鴛央牒不抵鴛幃一宿眠 一寸相思萬斛愁紅牆隔斷舊
紅樓燈筵人散無消息不去尋春也合休 狼藉紅香一兩枝颶風陣陣雨丝丝儂心到是無
情好花落花開兩不知 東風取次護紅粧任是相逢總斷腸欲折一枝春 空手等閒飛作路
旁香 桃花流水各西東隔斷巫雲路未通懊惱碧紗窗下過背人別去太匆匆 十樣蠻箋
十索調燈紅酒綠夢殊時有情爭忍分明聽碧鈎長牽未了絲 多才宋玉善微詞情種分明
似我癡觸撥雨窗無限恨十年前亦病相思 來時嫌早去嫌遲惆悵三生杜牧之任爾黃鸝
也相識奈他紅藥片將離 燈火紅樓記上元東風吹落笑聲喧而今不用成追憶鳳泊鸞飄
又幾番 似水年華去不回春蠶絲盡燭成灰有情最是團圓月曾照 一雙人影來 抽刀斷
水料應難清淚偷從暗裏彈帳觸儂家舊時事幾回扶病把詩看